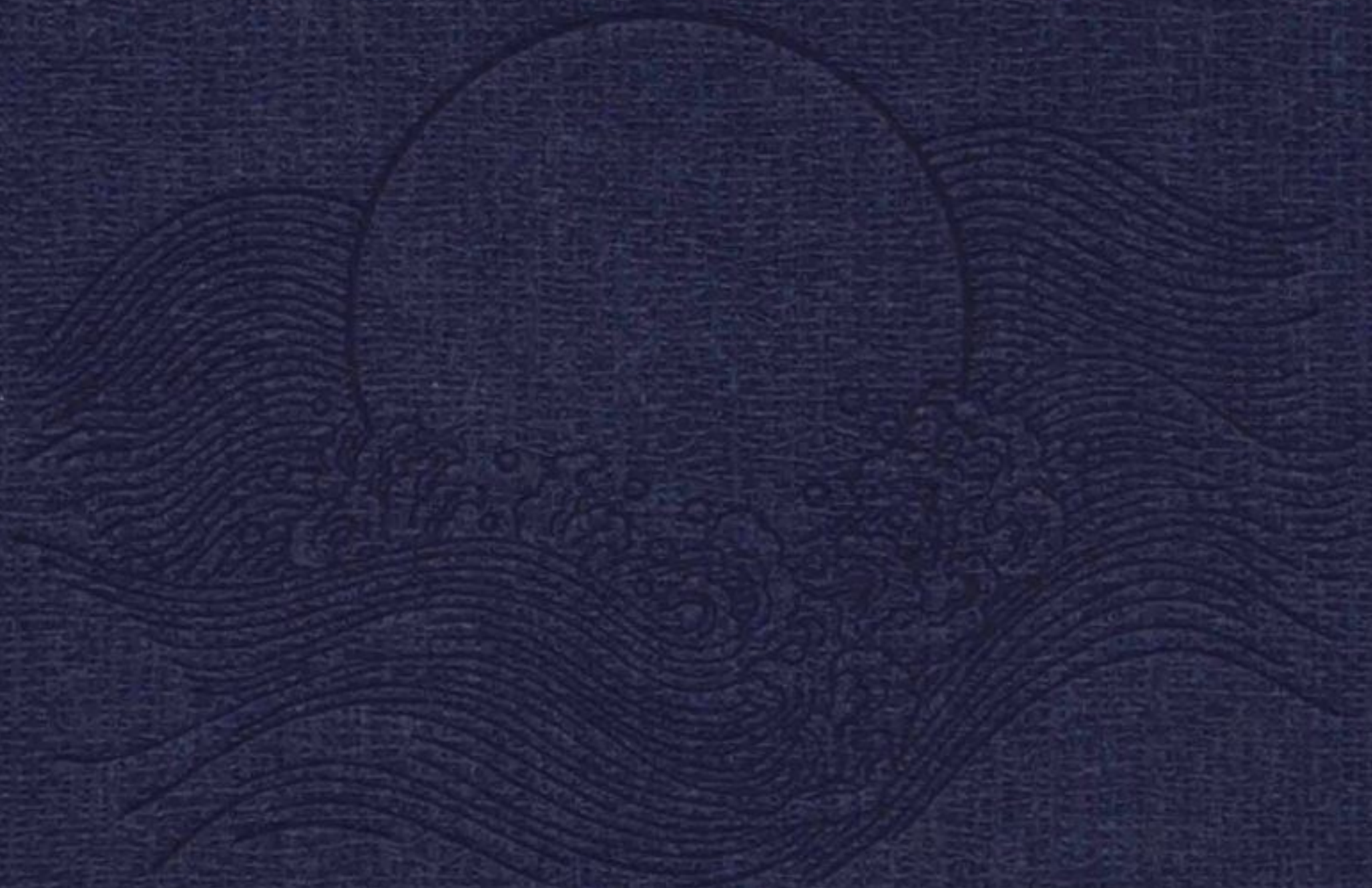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九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九冊

黃山書社



(明) 李維楨 著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
十四卷目錄二卷

明萬曆刻本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朱內史壽序

自東方曼倩有陸沉於俗金馬門可避世之說而後之
干祿者託焉卽與曼倩同時若司馬以貲爲郎兩人才
相伯仲長卿不得於武騎常侍則走之梁不得於梁則
走之臨邛不得於臨邛則走之成都爲富人居不得於
文辭則思以武功自見不得於公卿國家之事則思以
游仙取幸不得於生前則思以遺書微寵其病消渴蓋
熱中使然史乃稱其不慕官爵過矣曼倩文辭不在長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自

卿下而趨操過之其大指宗黃老故曰才盡身危好名
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是以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而不以爲
戚形緣而情率條達而福持從然以天地爲春秋而後
人傳之列仙長卿作大人賦覩西王母三青鳥雖濟萬
世不足喜特虛願耳余所知內史朱公善學曼倩者也
公爲茂才爲太學生皆以文冠曹輩會數奇厄於一第
而念其兩尊人老衣裘褐食杼粟共臣虜之作勉而就
今除遂得地封如甲令朝拜命夕致其臣以歸所爲色
養親者惟日不足而公亦稱老精神挺動面有光澤望

之類神仙中人自頃司農司空告絀而武功爵日繁清
華之選無如內史與待詔金馬門尚書給筆札出奉使
馳四乘之傳威儀略同人人自以爲曼倩長卿然而招
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以顯爲是不讓名以富爲
是不讓祿服膺不舍求益不止聰明衰矣不得歸休木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于以求壽猶適燕而
南向耳朱公之於榮名以其來不可禦也其去不可止
也因而留託宿而不久處與世偕行而不替寬然有
曼倩之風焉世傳曼倩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
與諸詭異荒唐事不足論列仙傳出劉中壘中壘距曼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自

倩不遠其人博雅言固不妄班孟堅史傳贊及夏侯孝
若畫贊祖述曼倩誠子詩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依隱玩
世詭時不逢諛達多端不名一行則孟堅之篤論也遠
心曠度瞻智宏才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
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則孝若之定評也黃老
之學始于漢盛于晉而善用之者莫如曼倩彼長卿輩
外若恬夷而中實競躁以曼倩爲口實其流爲通隱爲
充隱爲黃扉隨駕隱士賢知愚不肖寧可同年語乎程
生與內史父子善問祝辭于余夫黃老曼倩皆仙聖之
種內史之爲曼倩也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其致固已

不羣于得壽也何有余少第亦官內史立朝未半歲既封母太孺人輒休沐還子舍今年在禮應服官政謝不待年庶幾不愧朱公友余以曼倩祝內史以朱公祝余第因以風世之薄山林小隱者無爲後進好事所窺也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歛人吳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南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間問所與遊曰廣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子之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屬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間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廛九市重閨邃闥崇臺累樹

大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

繡栢鏤檻雲淙藻梲寒暄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大澤穴居野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復陶瓠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醞五齊貨貴難得物重先時非草木食金丹辟穀之素也其宴遊則文軒青翰隱囊步障諸所需用不移具足密戚勝引陟嶽泳川百戲並陳絲竹代奏嬌童豔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歌往舞來俾夜作晝非熊經鳥伸噓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顏素髮聰明有加于昔高門絲薄無不走也謔浪笑傲揖讓周旋無不洽也是則高君已矣余聞而異之夫高君之趣行與養生家言甚背馳而何樂且壽若是昔者鄭簡公謂子產

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朝可也游鳧問於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黔首不知而真以爲魅祟也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伯常騫狝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耶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狝韋曰靈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視之有銘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撓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公之爲樂者乎抑受命於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衛靈之爲名者乎生之述高君無乃觀逐疫出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從尚有以語我

大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四

謝光祿壽序

先方伯與永寧令謝公同爲諸生相好也嘉靖丙辰先大父始徙家邑中室與謝公家對余得以通家子見謝公謝公與廖孺人兒子蓄余公四子齒皆長矣叔子光祿公十四歲余十歲明年同學于資令田先生所鴈行肩隨情若兄弟卽公家歲時燕會必召余與俱光祿公自哲而頎如瑤林玉樹永寧公夫婦在諸子中獨才公余才不及公十一而微天幸承乏史官永寧公貽書相賀也公爲諸生數試高等不第永寧公沒廖孺人且老乃入太學久之除典客又以例晉光祿永踰歲請告歸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五

自

師之剛中而應豫之剛應比之剛中剝之柔變剛是已惟謙不貴剛故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卦重言者若乾乾夫夫九三重剛也坎坎六三居重險間也蹇蹇六二險居險也有丁寧告戒龜勉恒久之意焉謙謙初六居下卦下也故曰用涉大川猶需也不需不謙覆溺是懼何涉之利故曰卑以自牧牧之爲言養也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故曰君子有終衆人不能終惟君子終之也公才兼人斂之不試視王公卿相猶田庚褐父視智名勇功猶浮雲流水恂恂不勝衣訥訥言不出口髻亂若是耆艾若是逢掖若是端章甫若是謙有終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六

自

消息盈虛天且不違而況人乎以謙作所遠熒熒之色放鐸鐸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除嗜去欲嗇神保和行年七十清明在躬五官不衰夫亦稱物平施常理耳謙象地中有山坤爲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艮爲山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坤之柔順艮之堅固而後謙有終應地無疆壽何以尚茲艮三索得男謂少男公行居三爲叔子土王四季坤土在夏秋交公生六月天時人事壽之道也占于謙受命如響矣次兒辱公館甥使一介介公壽而書余與客語爲祝辭

呂司城壽序

注不佞承乏領越總憲今留守叅軍呂君實爲從事溫文而有幹局翹然儔伍中君太倉州人也仲弟時爲其州學正而君諸子則門下士仲弟數與不佞言諸子皆茂才異等又言君父司城明山公有長者行無何大司馬蔚州郝公以書來言公爲司城則郝公方以直指與共事悉其人廉靜而又聞其教子有禮法叅軍之官越幕也不愧其父矣不佞與叅軍居一年所以上計別去叅軍遷爲嶺南憲幕而黔人李直指按其地李公綜覈吏治號嚴明所糾斥藩臬縣守不避強禦獨疏薦叅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七

自

于朝然君業已用積資擢今官而李公疏後至不及殊擢今年不佞以事入郡過君衙齋蓬蒿塞路飲食器具皆苦惡君恬然安之上下士民交口稱其賢不佞深自訟責昔以不肖之軀辱在君上不善其官挂于吏議愧君多矣君猥以一日之雅事不佞有加禮而因言司城公年八十矣自君以下子若干人孫若干人同堂而處者四世鄉人以爲盛事請得先生一言稱壽今天下人物之盛莫如吳郡吳郡又莫如太倉文章風節有王司寇王學士父子兄弟者人瑞國華天下無兩公家實可與之鼎立其所小遜者名位耳以耄耄之年親見三世

子孫指寧可再屈夫太倉襟帶江海其容納不擇微小善下而爲百谷王鍾美于人固爲全昌公居江左佳麗之地閱閱綺紈之胄而清約如貧士不卑小官素位而行食指繁則好生分人情大氏然也而四世聚處化及婦孺僮僕此於江海善下之道深矣天道益謙地道流謙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不亦宜乎太倉自崑山析置明興崑山周壽誼以百十六歲謁

高皇帝受上賞毛弼以百歲見孫文簡公狀元及第皆江海靈秀委輸融結與王氏父子兄弟各有勝場翁加飯自力不佞將以二翁之壽壽公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八

自

張典客壽序

安定張公先世嘗爲越叅知政事子孫皆素封而公父官石州幕年踰艾始舉公弱冠爲邑諸生已入太學拜典客念父老矣疏請謝事歸養報可石州公九十有二始沒公事之居子舍垂三十年有身浣滌中裙廁輸之風而益好行其德歲壬午隴右大饑

上使使稟貸無所出公出粟千四百石行糜粥食旁郡民全活無萬數而傾其廩平糶以家量貸邑人而不書使者疏聞詔旌其門爲尚義越五年虜酋火落赤闌入河洮徵調四集師不宿飽公爲糗糒蠡蝨餉之已大司

馬奉命經略募士數萬會金城皋蘭下芻蕘復詘公轉粟復如壬午虜知我有備遁走司馬論功以公爲最上晉公爵二等主其寺簿領賜白金一鎰而公解果冠褐寬博衣日從里父老課農桑虔賽禱談說先民仁義道德之事以風後進小生又嘗爲邑置籩豆若干供孔子廟祀葺治學宮圯敝者家所入什九與三黨四鄰共士民社稷尸祀之每鄉飲酒禮縣長吏校官弟子造門禮公爲大賓憲老乞言公偶陳孺人初能佐公拓業晚能佐公布德施惠而伯子鉉以才除內史考最得以其爵爵公孺人爲命婦如令甲已念公孺人春秋皆七十

之過耳今

天子北款胡西北平夏西南定播東却島夷采樵使四出言利析秋毫天下顛恐而患之夕不見旦略與漢同諸臣犯顏極諫十年於此以水投石殊不相入卽張公居諫議輔弼之位效式所爲未如之何矣當其盛年不以一官易一日養去如脫屣晚年表宅賜爵第虛號耳不損國家升斗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無位卑言高立朝道不行之恥無自媒自衒博名高微厚利之私賢于式遠甚班孟堅言式以壽終不聞有婦偕老如公公子內史待詔金馬門又非式子願一效節于呂嘉而莫可

梁典客壽序

古者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執爵其尊寵如此而其人皆取有道夫妻男女完具者爲之余初疑其說有道則信然矣夫妻男女完具奚取焉比涉世深而後知古人制禮之意固非偶也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知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彼其夫婦男女不必完具豈道不足哉天之所賦人莫如之何耳夫婦男女完具而身以壽考享之此之謂戢穀此之謂純嘏蓋余所游萬里所歷數十年所見人士大氏無慮萬數而僅得秦典客梁公焉公春秋七十高矣元配王孺人與之齊年合德有五丈夫子伯叔舉鄉書褒然魁秦士而少者爲博士弟子三秦豪傑推讓之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石麟蠟鳳舞象食牛多而益善出而愈奇奚啻完具而已哉公爲家督脩父徵仕公之業而息之倍徙什伯然不引爲已功有私蓄悉以均給諸弟女弟諸猶子待而

大石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一

自

衡公殆天之私人矣

明天子受萬年之曆方登五十奉壽母御文子文孫福德古今無二下有魁壘胡耆之臣如公應之千載一時三台齊色卽一旦修古三老五更之禮舍公其安歸要之公畸於人而侔於天視老更尊寵亦溝澮雨集易涸之水也公猶子希賢爲公壽而徵言于余余言猶管窺天何足陳於天人之側姑以爲酌者先將可乎哉

黃典客壽序

余游吳越道無錫江陰晤黃氏諸君其人多豪舉任俠而龍田翁卜居金陵未及過從比仲第官博士主其猶

大石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二

自

子別駕家因與翁往還每爲余言翁長者余客金陵亦以別駕爲居停主人是時翁年七十有八矣談笑多聞疊疊蟬連時奮衰而起昂首信眉論說是非快意當前陶陶永夕明年翁再舉子而先有子若女各一人皆踰七十所舉白哲娟秀朗然若照乘明珠余時亦有幼兒善病知翁福德非凡使兒以父事翁希其餘庇今年翁八十矣髮未頽白食肉躍馬敵少年問所以能爾則家世受養生言得奇方良藥禮北斗祀呂純陽甚虔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數術推年命如章表儀夜中於星下奏之以祈年又善爲星知休咎趨避沾沾自喜致期

願無難余觀古人行年八十以上行事可考者贊寧
史館王處訥談其生時得天貴星有列土侯王臨門訊
之果然翁精日者言生必逢辰是宜壽胡廣飲菊潭水
張忠餌石餐芝陶弘景杜光庭精符錄科醮翁好道服
食似之是宜壽翁復有賢于古人者蔡義行步僂僕常
兩吏夾持傳承諱言老自稱六十九孫嘉之尚爲令非
其子不休兢兢祿仕疲于人役而猶壽若是翁爲典客
未幾遂謝事優游林壑且五十年名利得喪不滑其和
抑有老而貧者若林類榮啓期之屬有老而無後者若
絳縣老人公孫永之屬遭天人之窮歡趣甚少翁右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三

自

徐州倅壽序

長洲徐氏三世以進士起家至九列侍御史者凡數人
而余所交往獨別駕父子別駕判東郡會其猶子侍御
吏方按山以東請徙吾郡見其貌穆如也聞其言斐如
也其爲政精察而平恕齟然上下相信踰年而別駕尊
人鳳石公以祝釐玄嶽過南新市中持一刺造余余倒

屣出迎見公乘藍筍角巾蒯屣從兩奚奴而來公嘗兩

官州別駕倦遊乞歸邑之人不知爲郡別駕父又何知

公故別駕也與之談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壽

余殊異之恨相見晚更兩月而貽余書生平慕李使君

不減元禮龍門得奉清塵幸甚顧今年七十齟然而齒

墮矣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而敢厭然有千歲之固

不佞竊聞之觀人以言美於黻黼文章聽人之言樂於

鐘鼓琴瑟賜人之言重於金石珠玉願得使君一言沒

且不朽余始見公頎而癯鬚髮華而容溫節力超羣固

宜壽旣而悉其行事翔實而知公壽自有道也荀卿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四

自

言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
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
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
是之謂天養苟不大狂惑者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哉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
不可劫而使易意聖人者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
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文貌情用兩相持而長豎儒蔽於
一曲闇於大理曰聖人不愛已忍情性暴殄利跂非樂
而節用使必舍貴爲賤舍富爲貧舍佚爲勞此必不復
之數也欲者性之具也性者天之就也闕然不具備然

不歎五鑿爲正若熱若焦強自取柱弱自取束愀然而
日不和是謂狂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曰雖爲守門
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欲

不可去而求可節余於徐公徵之徐公家於吳吳山川
佳麗百貨之湊天下無兩而又累世名貴人其宮室臺
榭疏房棧貌牀第几筵側載翠芷足以避燥濕遠垢氛
而已卽斧成木構竹柳陶匏單簡籩條不棄也百果百
疏澤量六畜仞積芻豢稻粱五味芬芳足以飽而已卽
疏食惡肉不擇也鐘鼓在縣待樂而奏卽童僮女需次
而御清溪子夜白紵吳趨按時而作足以合歡定和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五

自

已卽聲色不及備不謂少也油碧之車青翰之舫其爲
遊遠者數千里近者咫尺足以適觀而已不必極高深
也其爲仕於晉於楚無負其職而已不爲名也長篇短
詠口占筆記其爲詩文足以暢懷寄興而已不求備也
與時偃仰柔從若蒲葦而非懾怯神氣王長矯如游龍
而非驕暴當身之樂非所去身後之事非所營不收聚
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疾而不搖遠而不
勞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志弱而事強心虛而
應當保其精神偃其知見持老猶有善於是者乎老者
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余始見公頽而癯鬢

髮華而容澤筋力越勁固宜壽詎知公固有道者耶公
名履道字汝正顏其所居之堂曰真適惟正則真惟真
則適有味哉公之言也卽余所稱引舉積此矣

李州倅壽序

三代而上以孝治天下使人各養其老故子之於父母
朝夕朝而慈以旨甘醴酒飲膳齊和滑膏之味必審於
物寢起坐枉溫清向趾之宜必適於體紛帨刀礪鐃鋌
捍遘之佩必足於用蓋終歲勤動南畝稻粱果蓏無一
不爲養老計至歲晚務閒而諄諄相告語曰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此婦子所以致其孝也其族則具筵几合兄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六

自

第設緝御洗爵尊薦燔炙奏歌嘏而以大斗酌之用祈
黃耆其鄉則隅坐徐行辟車徒優瑛白醪酒封釐擊鼓
蹲舞以速諸父諸舅而祝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
宗族鄉里所以致其敬也其在國則酒正槁人羅氏外
饗樂師各共其事春夏秋冬異時深燕縞玄異衣燕射
食饗異禮至於天子親執饋醕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而
隆重殊絕於人臣無兩矣養於家養於族凡年至者皆
然養於鄉若國非其人有孔昭之德音無斁之令儀莫
得分半菽而饗焉世衰道微齒不必有德而養老之禮
廢缺不講猶廬有存者今稱壽之儀是也其親滿

子孫以生之日具酒食召宗族鄉黨交遊賓客更進爲
壽其宗族里黨交遊賓客羔鴈筐篚貺遺問勞肩摩數
擊張大以爲榮抑或微文能言之士原本禮經比裁雅
頌揚詡盛美遠近傳述若竹帛鐘鼎之名可以不朽如
是者則尤不易致是非古養老於鄉於國齒德並尊之
指乎宗人竹溪公少以明經高第判雅州治行有聲而
子孫數十人後先斌斌起家文學舉進士登上舍爲茂
才異等公亦自愛其不貲之軀尺寸之陰委之以歸歸
可二十年而後稱七十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步履若
翔其族食指千其鄉十倍之長少訢訢一以爲父兄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七

以爲師保而謀以不佞之言爲公壽是舉也公以齒行
其德厭於人心宗族里黨交遊賓客敬而愛之所謂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向使登年以載其壽或無本末
經緯以期年者卽有權力封已養高第其婦子奔奏承
事而已安能行乎閭閻之外哉夫富貴壽考康寧天也
非人所能爲也而箕子獨歸之於人其疇曰予攸好德
女則錫之福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古所重乎養老
者人貌而天行者也宜標季之代不復觀已公爲鄉族
所敬愛若是古卿大夫退居而可爲老更者其殆近之
有如萬分一國家修明三代之禮憲老乞言必且虛東

序之位待公矣公與不佞爲宗人皆治詩不腆之辭屬
公子孫拜而獻之竊取於行葦伐木之義焉

潘長公壽序

歲甲申余游新安汪司馬昆季爲言里人潘景升才也
因以余見景升旣相得甚驩恨相見晚景升因以余見
尊人次公南仲蓋布衣而有俠烈士風南仲因以余見
其尊人郡倅公郡倅公年八十矣而鬚髮健談噉愛幸
少姬已見其伯子之伯子孝廉治公車業甚工其後景
升與余遊真州因以余見其世父南伯南伯者卽郡倅
公伯子而孝廉父也蓋一歲中而習潘氏父子兄弟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八

三世人多豪賢余所心推云去之十有七年而郡倅公
踰九十始卒孝廉蚤世會余有武林之役南仲攜景升
過我余顛毛種種向衰矣而南仲慷慨任俠如故余謂
景升而祖殆仙聖之種耶何其子之肖也南仲則爲余
言鄙人固不及吾南伯南伯今年七十矣子其以先人
之壽而壽伯氏請道吾伯氏生平梗略而子置辭焉先
人不問生產而結客好施費無算伯氏受命如嚮晚官
閩不以官爲家家歲入以時致之官所伯氏無少違也
吾與伯氏同產伯氏事母程太孺人左右就養無方無
祿太孺人卽世至今但言輒涕泣若孺子慕也丘嫂程

攻苦食淡以經二物于其歿也虛梁笥寄思少第願
客死蜀撫字其孤迄用有成少治尚書游成均雅意進
取而伯子登賢能書仲若季遞居南北太學上舍因棄
去賈真州叔子能修其業復棄去隱于家伯氏節儉醇
謹聞諄言輒掩耳走而吾亢直自遠好面數人過吾座
上客恒滿聲伎不輟伯氏來與客同醒醉無幾微嫌也
吾病癰在死法中伯氏日夜拊膺顧天天何厄善人所
以調護甚備吾得無死伯氏力也伯氏于吾諸子以之
恒爲才愛之有加等居常要束其子無妄費錙銖不則
詬詈之之恒貲伯氏千餘金如實漏卮伯氏不問也郡
大夫沈公舉伯氏爲鄉大賓不赴太學積資久可得
官亦不屑就吾儕小人所識伯氏家庭中事止此矣是
可以祝乎余乃嘆曰有是哉伯氏非常人也昔劉向傳
列仙其人多隱者皇甫謐傳高士其人多壽考或稱以
仙去覈其行事要皆孝弟廉讓不詭于聖賢非直導引
服食以爲功逃人絕世以爲名而已信如君言伯氏行
舉天性平易恬淡褻邪闕除正氣常存超遠姿微其于
壽也有餘地矣是何難爲郡倅公而又安事余祝南仲
肅然避席而謝曰吾伯氏庸行乃合于大道請歸而以
伯氏爲師且屬景升小子從我酌大斗誦是語也以侑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九

自

又

明興功德之盛函五登三中黃太紫與天罔極而享國
長久無如

世宗至今

皇帝御萬年之曆巧曆將莫得其凡太和穠郁含生禔
福元老宿德相望于朝年位俱尊奉詔存問者史不絕
書而田野間亦多黃髮兒齒之老誦說太平爲神化丹
青不在公卿下不佞所知則有新安潘長公云始長公
七十其猶子景升徵文爲壽又十年長公稱八十犬馬
齒亦六十有四矣而名日損才日退景升猶以夙昔之
故屬修辭業已愧前言不足名長公百一今舌若捫而
腕若掣矣問長公起居食息言語行事視十年前不殊
蓋安而行之若忘卽令長公自名不可得而何有於不
佞而景升固欲得之無已有古人年事與長公相方者
請以爲況柳公度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沈麟
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耳目聰明胡昭外同乎俗內秉
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屈此其年皆八十明著于史傳
長公行事似之可以壽矣景升曰昔者吾太父別駕公
年踰九十房御不衰今吾從王母方孺人者百歲家固
世德世壽吾世父童而習之何問外人且八十吾世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

自

所自有何足以久特聞不佞謂景升子以子世父之
之家壽不佞欲以子世父爲人人壽其可乎昔者
問麥丘封人年幾何曰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
曰使君之年長子孫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
君之嗣壽皆君鄙臣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無
罪于民公曰安有君得罪民者乎晏子曰疏者有
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
曰寡人固也賜之邑唐開元帝東封于伯龍者年
二十率其孫子各年七八寸見上曰臣神堯皇帝之
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上笑而憫之賜
優卹有加以彼褐父田庚得望見至尊而效一言用其
說顯其身主德彌光長公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十二

自

世宗朝快覩 神孫壬午而後三行大賚高年拜賜無
算獨引見禮尚有待耳有如一且諸子孫從公入朝長
公能呼人主郎君能如麥丘人風諫乎景升以告長公
長公曰伯龍草野倨侮無戮爲幸老夫竊比麥丘稽首
天子萬壽而致三祝雖然朝政多闕内外臣工言之舌
敝何以野老爲不佞曰朝臣近而

上多猜故多不納草莽臣爵祿所不詔刑罰所不加
者無成心庶其改繹不見商山四皓壺關三老事乎感

動轉移捷于朝臣多矣夫麥丘之受封伯龍之獲賜
是故也千載而旦莫遇之願以長公之壽壽吾君吾民
景升以告長公長公曰野老微三朝寵靈緩須臾無死
敬服膺使君之言

鄭長公壽序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杖老翁翁受之甚恭問曰吾子
也授以神方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使之年曰一
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事載神異錄不必實有至趙
熹爲太尉胡廣爲太傅年皆八十母尚在口不言老史
不記母年定百歲人是母是子漢多有之豈其治近古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十二

自

醇龐敦固之未滴而人有鍾美者與吳鄭長公有母九
十餘矣而身七十其第次公亦六十長公神挺而色腴
雖受却老方者不逮兄弟皆母同產非若趙胡之母繼
也卽位不逮太尉太傅遠甚而天性至親其樂勝于南
面王天下何論三公國家多吉祥善事軼漢而上觀鄭
長公可知已長公外生程生請所以爲長公壽亟問長
公何修而臻此生曰舅氏少奉父命賈楚業駸駸起而
聞父疾亟歸已聞計扶服千里哭極音絕而哢既自
以遠遊失之於父悉以業授次公而獨居子舍養母
所欲或先之或後之母大耋不衰與河東女同則善

志之效已母好施歲荒出千金助賑中丞檄旌其門而辭曰不可母之德也始年十三郡訛言寇至負其弟踰厓而走之野不辭重腿尺布斗粟無所私七十年如一日娣姒化之交相爲讓初艱于子納方氏姬已知其名家女却之遂以所聘爲奩資枋宗祠建義舍葺宗人室不戒於火者爲之償責爲之返所鬻子爲之衣寒食餽爲之舉婚治葬爲之解紛息爭而終不居德其生平大都如是不佞改容而嘆曰善哉長公之能壽其身以長有此壽母也按史熹少報仇而仇家疾釋之去與韓仲伯數十人攜小弱避兵出武關仲伯婦美慮有強暴將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十三

棄之以泥塗面身爲挽鹿車逢更始親屬饑困與以所裝縑帛資糧人主嘉之婦人亦懷卿之恩初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柔而不犯文而有禮不矜其能不伐其勞已貴約身率下食脫粟飯謝事乘敝牛車晨發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廕草廬兩人資適逢時位至三公其母得附名竹帛而長公以市井草莽之臣將母每懷靡及內行醇備白首不忘孺子之慕所濟人利物校熹廣過之令生當漢孝弟力田設科修臨雍拜老故事長公必且扶玉杖冠進賢與天子揖讓升階三公設几九卿進履禮遇尊顯曠世一邁貽親令名爲

馮勤母入朝勿拜御者掖上殿何羨熹廣母子乎程生曰不腆下邑長吏博士稔知舅氏書其名於旌善亭鄉飲酒禮禮爲大賓通國之人慕說之方司徒達尊也解所許可紀於家乘張諫議直臣也錄之邑志董學使舊史官也顏其堂曰秩斯今復爲先生所稱說無窮之聞日引月長又奚必服神方而甫躋上壽乎哉請述先生之言以侑舅氏觴長公固謝有母在予何敢專承之率其外生父子而進諸母曰微母氏之訓何得今日母咳而勞之兒老矣無以筋力爲禮復以觴賜之而後舉程生父子之觴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十四

鄭次公壽序

孔子采十五國之詩以正樂于鄭得二十一篇而于夏序其事毛公衛敬仲足成之其所美刺君德之淫隆隆政之得失士習之醇漓居多涉中華者財二三迨延陵季子使魯觀六代之樂爲之歌鄭亦曰美哉其細已甚而紫陽一切比于桑中濮上之音固矣吳隱君子鄭君家新安來往金陵而不忘其受姓所始以鄭之圃澤爲賢也自名以澤而字于榮別署夢園居士蓋眷眷宗國之思焉先世受什一君兄弟息之有素封名而專以施貧乏卽非所知一旦有急叩門必曲爲地四方人